

潘基文到访山东，览遍“一山一水一圣人”

济南名泉申遗，“我们支持”

本报讯 在北京参加完阅兵式之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一行到访山东，遍览“一山一水一圣人”。

据山东新闻联播报道，5日上午，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在济南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一行。潘基文说，这次来山东访问，登上了泰山，拜访了孔子的诞生地曲阜，感到非常高兴。

据了解，潘基文一行是4日赴泰安游览泰山的。中华泰山网称，4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一行来到了泰安，乘缆车抵达南天门，先后步行至天街、碧霞祠、唐摩崖等处。潘基文边走边问，向工作人员详细了解泰山地质遗迹景观、人文历史和民俗风情等情况。一路上，潘基文频频向游客挥手回应，并不时驻足与游客热情握手。在结束本次参观访问之际，潘基文挥毫泼墨，用繁体中文题写了“中华泰山”四个大字。

潘基文对此次泰山之行感慨万千。他说，自古文人墨客更对泰山仰慕备至。“一直以来，我非常希望亲自访问一次泰山，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我相信，如果不停歇前进的脚步，就能够征服所有顶峰；如果可以登上拔地通天的泰山，就能够克服所有困难。”

4日，潘基文还到访曲阜，游览了“三孔”，并向孔子墓献花。

5日，潘基文一行来到济南，参观趵突泉景区。据了解，潘基文一行游览了趵突泉泉群、李清照纪念堂、万竹园。潘基文对济南市独特的泉水景观、深厚的文化底蕴赞不绝口，得知济南市正在积极为名泉申请世界遗产时，他说，很好，我们支持。（本报记者）



潘基文在趵突泉景区游览。(网友供图)

潘基文：“联合国不是‘中立’，而是‘公正公平’”

近日，一些日本政客不断要求潘基文保持所谓“中立”、不应出席中国“9·3”纪念活动。4日，潘基文再度表示，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作

出重大贡献，这场活动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心愿。

针对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联合国应采取中立立场”的说法，潘基文称，从历史上学习

至关重要，如果不能从历史中正确地吸取教训，就很难正确寻找前进的方向。有人认为联合国应该完全中立，但他认为，联合国实际上并不是所谓的“中立”，而是

“公平公正”，“当我看到极端错误的事情，我会提出批评，要求改正。在那种情况下，我不可能保持完全中立。这是我职务要求之所在。”潘基文称。 据央视等

他们与天安门擦肩而过

阅兵场上数百预备队员个个全能，同样付出艰辛努力

在阅兵场上，有这样一群特殊的战士，他们在每个方队的身后列队，同样穿着各个方队的受阅军服，却只能在摄像机根本拍不到的地方，更多是为场上的战友做好后勤，他们，就是阅兵场上的“预备队”。

一道无形的阅兵线，让这数百名官兵只能将英姿飒爽的身影定格在训练场，让他们只能像千千万万的普通观众一样默默注视战友昂首走过天安门。对他们来说，天安门虽近在咫尺，同时又遥不可及。

“感觉像被抛弃了一样，酸酸的”

“感觉自己像被抛弃了一样，酸酸的。”三军仪仗队空军女预备队员季伟红说。第一次合练中，她只能看着战友齐步前行。当战友的背影渐渐变得模糊，她的心中满是失落。

季伟红记得，几个月前，当她听到队长程诚说“你准备一下，去参加阅兵吧”，本能地回答了两个“是”后，瞬时感到有种“整个人飘起来的感觉”。

后勤保障方队预备车驾驶

员崔建民也曾奇思妙想过，“希望自己有分身术，一个我驾着车威风地从天安门驶过，另一个我站在电视机前，指着荧屏里的自己向旁人炫耀‘看，那就是我’。”

与季伟红不同的是，崔建民曾是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的预备驾驶员。当再次成为“预备”时，他说“比2009年更坦然一些了”；当再次面对战友合练时，他说“比2009年更平静一些了”，当

再次把手中的车钥匙交给战友时，他说“比2009年递得更快一些了”。然后，崔建民独自在车厢待了一上午，“其实那一刻真的很无奈，想躲开所有人。”

作为一名刚成为“预备”不久的战士，年仅19岁的崔建民语气中还透着一股稚嫩，“可以不要写我的名字吗？我好好练还有可能上的，这是个突发事件。”心情还没有从此次“突发事件”中平复下来的他解释道。



阅兵训练场上，预备队员精神抖擞。 据新华社

即使预备，也要做“黄金预备”

季伟红不断地告诉自己，只有训练好，才能在有需要的时候顶上去。她说，即使自己是预备队员，也要成为其中的“黄金预备”。

身高1.75米的季伟红是方队中的“小个子”，这让她队列训练中遭遇了“麻烦”。为了行进时排面的整齐，每一列中队员间的胳膊要相互顶住，两人的衣扣线间距要保证65厘米。

由于身高、体型差异，胳膊撑开的角度不一。男队员夹紧臂肘相对顶住即可，而身材相对瘦小的女队员则需要将胳膊架开，才能达到

65厘米的要求。胳膊撑得越开，手肘力量越小，“要更加使劲才能保持身体的稳定”，这意味着季伟红需要在体力上付出更多。

如果说季伟红靠的是“蛮力”，崔建民靠的则是“巧劲”。阅兵要求车辆方队速度为100米/36秒，前后误差不超过0.15秒，“这跟平时开车一脚油门下去不一样。”崔建民说，“需要将脚保持弓形，借脚拇指的力量，轻轻点油门来控制速度。”

为了让训练时间多一些，崔建民会在睡觉时，把床沿想象成油门，将脚弯成弓形保持不动，

脚拇指放在床沿上轻按，来练习力度与稳定性。“一开始只能坚持一两分钟，现在可以坚持10分钟脚不动了。”

对于像于双龙这样的预备飞行员来说，则需要“一专多能”。正式队员由于位置固定，只需要掌握特定技术，而预备飞行员无法知晓将来自己要“备”在哪个位置上，这要求于双龙必须练熟编队所有飞机的位置、线路。“预备，不意味着和正式队员有差异。”三军仪仗队总教练韩捷说，“他们能在有需要的时候顶上去。”

所有的预备队员必须具备在任何时刻、任何位置都顶得上去的能力。但于双龙说，“最好我别上。”因为他知道，他的上场就意味着有特殊情况发生。

崔建民是不愿意见到特殊情况发生的。因为他知道，这样的特殊情况“或许意味着我们方队任务会面临失败的威胁，也会给后续方队造成麻烦”。崔建民说他很纠结，受阅是他的梦想，却又不希望阅兵当天以“预备”的形式上场。

对于个人来说，走过天安门是一种荣誉；对于整个受阅方队来说，没有临时替换预备

队员上场的情况，才意味着任务的圆满完成。

“如今已经不想回去了”，徒步方队预备队员孙英男知道，如果自己成为正式队员，就意味着另一名战友要下来，“他又要经历一次痛苦，万一性格内向，会比我更难过的。”

现在，孙英男是享受预备队员身份的。每次合练时，他都会帮排面的每名战友整理服装、帽子、弹夹，“他们自己看不到，我在一旁能看到”，每当听到战友那声“谢谢，男哥”的时候，孙英男心里是满足的。

据新华社

对预备队员来说，不上场也是成功